

波波爾烏

序¹

此地名為基切²，這是其古老傳說³的開端⁴。

在此我們將寫下⁵，我們將訴說起⁶古老的故事，講述完成於基切人的堡壘⁷，完成於基切人的王國⁸的一切事情的開端和萬有的起源。

¹ 原著第1-96行

² 書中多次提及並稱呼這處地域和其國家、都城、人民自身為「基切」(原寫作Quiche，現代馬雅語裡則拼寫作K'iche')，其意為「多樹的」或「叢林」。基切人居住在現今瓜地馬拉西部，當地地形多山且有密集叢林覆蓋。

³ 波波爾烏原著並未使用大寫或標點符號區隔文句，大寫僅用於故事的各個主要段落的開頭，通常只在新段落的首字全字套用大寫。例外則在原稿中第1、第97行，開頭整句皆特別以大寫標註，第1行是整部書的序文開頭；第97行則是故事正文的起頭首行。

(譯按：由於譯成中文時語序經過更動，本譯文遂不沿用類似標記方式。)

⁴ 基切語的「xe'」本意為植物的根，這裡則借指為作者所述整部關於基切人歷史的故事的開端或根基。是故往後的敘事看起來就像一株樹木從這個「根」上成長茁壯、開枝散葉。

⁵ 原著作者們在此處聲明了他們正在「撰寫」歷史。在整個美洲大陸上的前哥倫布時期文化中僅有古代中美洲(大致範圍從墨西哥中部向南延伸至瓜地馬拉、貝里斯以及宏都拉斯和薩爾瓦多一部分地區)的民族具備書寫系統。在西班牙人征服此地以後，當局下令禁止當地古老的書寫系統並要求原住民改用拉丁字母書寫。在此政策之下，波波爾烏於是以拉丁字母拼寫基切馬雅語而成。然而也因為如此波波爾烏得以具備良好可讀性的形式保存下來，與此同時其他諸多美洲原住民文獻慘遭毀棄或者以至今仍未能完全破譯的象形文字寫成。

⁶ 「Tikib'a'」字面意思是「種植」。因此「開始(講述)」一詞在這句中是對「種植」的轉譯。

(譯按：Dennis Tedlock的譯本採其字面，直譯為「we shall implant the Ancient Word,...」)

⁷ 「tinamit」一詞源自納瓦語，意思是「要塞城鎮、堡壘、城牆」(Campbell 1983, 85)。雖然在現代基切語中「tinamit」僅意指普通城鎮或城市，在波波爾烏原文中係特指統治階級控制下的防衛重鎮(Carmack 1981, 23)。文中基切人的堡壘也稱為基切，實指基切王國的核心領土，包括了首都庫馬卡(Cumarcah/Q'umarkaj)和其周圍領地。

⁸ 「amaq'」可指稱某個地理實體例如一處城鎮或地區，以及佔據該地的族群。也可以用來描述一個藉由共同語言或種族來源—家系、宗族或部族—整合形成的群體(Hill 1996, 64; Akkeren 2000, 24)。因此Cook定義「amaq'」是由多個同族婚配且持有土地的群體所組成，並隸屬於位居「tinamit」中心的君主或父系世系的首領(2000, 27)。Hill和Monaghan認為「amaq'」屬於血緣團體的聯盟(1987, 74)。另外「amaq'」也意味某個事物是不變的、穩定的、牢靠的、固定的。Allen Christenson將其譯為「國家(nation)」，就當時美洲原住民族群持有領土的事實來看，這是較為貼切的措詞。

我們將揭示所有播種⁹和黎明¹⁰的顯現、諭示和記述，來自於¹¹：構築者¹²和塑形者¹³，母之神與父之神¹⁴，胡那普負鼠¹⁵與胡那普郊狼¹⁶，巨大的白色西貓¹⁷與山狗¹⁸，至

⁹ 這段文字讀作「*euaxibal*」(隱晦；隱於幽暗的)，但很可能是在抄寫時由「*auaxibal*」(播種；被播種的)的筆誤而成。「播種」與後者的「黎明」在本書中是成對的概念，作為「創世」的隱喻。(例見於第196-197行、第209-210行、第442-443行、第543-544行、第612-613行、第1653-1654行、第5091-5092行)

¹⁰ 這場創世的重點在於造人(參照第70-71頁；第213-218行)，是故「播種」與「黎明」在原文這組對句中固然字面意義上意謂世界的新的開始，但也可以理解為人類的誕生。此外，「*tz'uk*(萌芽；萌發)」一詞向來也暗喻著人的出生(Coto)。在基切人的社會裡，每當有婦女懷孕，便會由部落中德高望重的長者於宗族祠堂公布喜訊，人們稱這項儀式是為未來的孩子「播種」(B.Tedlock 1982, 80)。在Santiago Atitlán，每有新生兒誕生時，人們會說他(她)「萌芽了」(Carlsen 1997, 54)。「黎明」也同樣借指人的初始，在第71頁的話語顯示其指向「任何人」而非「任何事物」。在基切語中，如要表示賦予生命/使...誕生，會用「使...迎來黎明」或「賦予光明」(「*-ya'saq*」)。而在Chichicastenango，當涉及宗教場合時，人們會稱呼小孩子為「*alaj q'ij*(小太陽)」或「*alaj q'ij saj*(太陽的微光)」(Schultze-Jena 1954, 25)。

¹¹ 此處以下是一長串的名單，神祇皆成對登場，基切人相信這些神靈參與了最初開天闢地的偉業。這份名單不僅羅列了各個神名，也包括各自的頭銜與別稱，導致我們很難分辨出究竟有多少神祇涉入其中。在原文中一些情況下，頭銜乃固定分屬於各自的神祇；在其他例子裡，當神同時出現於不同地點或者化身為互異的角色加入對話，此時可將其看作是分裂成為不同個體。將上述例子納入考量後，實際似乎僅有三對神祇活躍於這場創世大業：構築者和塑形者、君主和羽蛇，以及Xmucane和Xpiyacoc。這六柱神的名字首先在第68頁(第137-144行)共同計畫闢造世界，接著又在第197頁(第4963-4968行)涉入人類的創造。而後又另有一柱神—天之心，身為主宰，祂將在一旁自始至終監督這場浩大的作業(第70-72頁；第183-184行)。

¹² 「*Tz'aqol*(構築者)」意指將材料集合起來打造出物品的人(例如用石頭和黏土砌造房子、利用多種食材烹煮一頓大餐，或是用一條條絲線織成衣服)。

¹³ 「*B'itol*(塑形者)」意思是捏塑(例如用陶土塑造器物，或將石頭鑿刻成雕像)物品的人，賦予本來無固定形狀的東西一個具體的模樣。在這場世界與萬物的創建過程中，構築者和塑形者是最常被提及的角色；祂們的名字暗示了其創造的概念是藉由構築和塑形使得本已存在的東西顯現出來，而非無中生有、憑空造物。這對神祇的重要地位也使得在西班牙人征服後不久，Domingo de Vico神父即借用這些基切神祇的名字給舊約聖經中的天主以利傳布教義(Carmack and Mondloch 1983, 206)。

¹⁴ 這些是Xmucane和Xpiyacoc的頭銜(見第80頁；第557-558行)，Ximénez將原文的「*Alom*」和「*K'ajolom*」譯為母與父。不過「*Alom*」更精確一點應譯成「產下子嗣的她」，方能表現其中原形動詞「*al*」的完成式。男神的名字「*K'ajolom*」特別點出了其獲得男性後代，因此「得到兒子的他」。16世紀的傳教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薩斯(Fray Bartolomé de las Casas)曾寫到瓜地馬拉原住民所信奉的重要神祇「天國的偉大聖父與聖母」，顯然指的是Xmucane和Xpiyacoc這組對偶神(Las Casas 1967, III.cxxiv.650)

¹⁵ 胡那普負鼠與胡那普郊狼也極可能是Xmucane和Xpiyacoc的頭銜(見第79-80頁；第498-501行)。針對胡那普詞源的探討，詳見第163條註腳。「*Wuch'*」實指負鼠(*Didelphis yucatanensis*，北美負鼠尤卡坦亞種)，在原文後頭將會現身主持太陽升起前的儀式(第173-174頁；第4144-4151行)。在德勒斯登抄本(Lee 1985, 抄本原件第25-28頁，第51-52頁)中的一柱年邁神祇Mam被描繪成負鼠外型，主掌馬雅曆法中每次新年來臨之前年末五天的Uayeb，即有可能為Xpiyacoc在馬雅低地的化身。與基切語關係較近的是喀克其奎語(Cakchiquel)，Thomas Coto神父於17世紀時編纂的一部喀克其奎語辭典中Escuridad(西語，意為「黑暗」)的條目下便提到「*vuch*」指的是黎明前夜的漆黑(Coto 1983, 207-8)。

¹⁶ 「*Utiw*」是郊狼(學名*Canis latrans*)，同樣與夜晚的意象有關。

¹⁷ 「*Saqi Nima Aq*」意為「巨大的白色西貓」，「*saqi*」可作「明亮的；白色的」。在稍後的章節(第98頁；第1055行)可以知道這位神祇形象被描述為擁有一頭象徵其年邁的白髮，因此這裡採譯為「白色的」最為適切；而在該段落中，「巨大的白色西貓」係作為男創造神Xpiyacoc的別名。西貓屬，或亦可稱野豬，有兩支種類分布在中美洲，分別是領西貓尤卡坦亞種(*Peccari angulatus yucatanensis*)和白唇西貓(*Tayassu pecari*)。白唇西貓不僅體型較大，且由於其面部特徵(雙頰各有白色縱帶向頸部延伸)，文中出現的西貓較可能是後者。

¹⁸ 此處名稱同樣是女創造神Xmucane的別號或頭銜(見第62頁；第1056行)。白鼻浣熊或稱白鼻狗，棲息在亞歷桑納州東南部至巴拿馬間的林地，活動於中美洲熱帶叢林的則有白鼻浣熊尤卡坦亞種(*Nasua narica yucatanica*)，這是一種外型近似浣熊的動物，吻部及尾巴很長，吻部柔韌且形狀尖銳。

高君主¹⁹與羽毛蛇²⁰，湖之心與海之心²¹，綠地的造主與藍天的造主²²，世人如此稱之。

¹⁹ 「*Tepew*(君主)」一詞借自墨西哥中部納瓦特爾語(主要使用者為托爾特克後繼族群以及阿茲特克人)的「*Tepeuh*」，意思是「征服者」或「陛下」(Campbell 1970, 4)。Coto和Basseta記錄道，殖民時期的基切人將「*Tepew*」解作「；尊貴的；貴族；權力的」。Edmonson譯為「陛下」，然而筆者更傾向Tedlock和Recinos的見解，同樣選用更為描述性的說法「君主」。

²⁰ 「*Q'ukumatz*」可譯作「飾有綠咬鵡羽毛的蛇」，或者簡略稱「羽毛蛇」。「*Q'uuq'*」係指鳳尾綠咬鵡(*Pharomachrus mocinno*)，以其華麗的羽毛馳名世界，棲息於中美洲南部的海拔3千至4千英尺的雲霧森林地帶。綠咬鵡不論公母皆覆有鮮艷的藍/綠色羽毛於雙翼、尾部與冠部，胸部則為明亮的深紅色澤，其色彩斑斕的羽毛會因光線照射的角度不同呈現藍色或綠色的光影。公鳥的尾羽通常可達3英尺，其艷麗和長度深受馬雅王室鍾愛。此外綠咬鵡尾羽獨特的色澤在馬雅宗教中也帶有重大意義，其藍/綠主色體現了天空與草木植被，兩者皆為生命的象徵；胸部的深紅代表火，而火擁有激發生命的力量。「*Kumatz*」是針對蛇蚺的通稱，蛇在馬雅文化中是相當常見的象徵符號，蛇週期性的蛻皮使其具有再生、重生的意涵。主掌天空的鳥神與宰制地上地底世界的蛇神相結合後賦予了這位神祇廣披馬雅宇宙每一重天的巨大權力。*Q'ukumatz*無疑與墨西哥中部的阿茲特克人所信奉的著名神祇*Quetzalcoatl*有極大關聯。

²¹ 君主與羽毛蛇本身和水相關(見第68頁；第140-143行；Recinos and Goetz 1953b, 76)，此處所述應為其頭銜，「*K'ux*」可表作「心靈」或「精神/靈魂」，由此可知這對神祇執掌了太初的巨大恆常水體與其內在力量。波波爾烏書中指出在萬物被創造出來以前，整個世界是由一個廣闊龐大的靜止水體組成，而後所有事物將從這裡逐一浮出、生成(第67頁；第129-136行)。

²² 此處應為*Xpiyacoc*與*Xmucane*的頭銜(見第80頁；第565-566行)。從其字面來看是為「藍/綠色的盤子」和「藍/綠色的碗」，這是因為基切語僅有一個詞彙「*räx*」表達藍色和綠色。為了區分這兩種顏色，現代的基切馬雅人會說「像天空一樣的*räx*」表示藍色，說「像樹一樣的*räx*」來表示綠色。文中此處也是類似的作法，以「藍/綠色的盤子」表現大地為植被覆蓋所致的綠色平面；拱狀的天穹則被想像成倒覆一只「藍色的碗」。在第71頁，特別將大地稱作一個碟子(第205-206行)。

諸神的集合被喚作產婆²³與長老²⁴，其名為²⁵Xpiyacoc²⁶與Xmucane²⁷，保衛者²⁸與庇護者²⁹，兩次的產婆與兩次的長老，在Quiché的往事裡如此稱道。祂們的呼喚使萬物顯現於世，並以其存在的純正和真實³⁰完成目的。

我們現在根據上帝和基督的律法撰寫這些紀事。我們將把它帶出，因為已無辦法看見Popol Vuh，已無辦法清楚地看見渡海而來的光明——所有悉數了我們的隱微，以及

²³ 「產婆」與「長老」為Xmucane與Xpiyacoc的稱號(見第80頁；第536-537行)。「/yom」可依字面意思解作「有孫子/孫女的女性」，但更常用作稱謂助產士，是較親近、較有溫情的講法，故此處選擇作後者解，此外這個稱號之於女神的作為亦名副其實——協助世界「誕生」。

²⁴ 「Mamom」可解作「有孫子/孫女的男性」，在文中應看作是表達對創造神的敬意，鑒臨創世進程的神如同族裡長老一般既有慈祥亦具威嚴。基切人的社會中「mamom」在特定場合或時機特指宗族的首長，遇重大的家族議題常會是族人的諮詢對象；他們也是婚禮、新生兒的命名與祈福式等儀式上重要的參與者，時而需代表族人向祖先請示並轉達其意。Tedlock將「Mamom」譯作「媒人」係來自族長所轄事務其中之一，即是受託代替男方向其未來的新娘說媒(D. Tedlock 1996, 63, 217)。與創造神的廣闊無邊相比之下雖稍嫌狹隘，考量到長老在宗族中的權責範圍和影響力略可比擬，故此處擇「長老」作為其譯。

²⁵ 此處稱號「產婆」與「長老」是以倒反順序對應Xmucane與Xpiyacoc。綜觀波波爾烏全文，並列稱述成對的男女諸神時會將女神置於男神之前，這個原則可幫助我們理解為何此處父神Xpiyacoc的名字竟會在母神Xmucane之前。這邊實際上是錯綜修辭的手法，第一句和最末句為一組，第二句則和倒數第二句為一組，後續依此類推。這樣的形式在全書中相當普遍(參見序篇詩論部分)，其用意為使焦點落在包裹於正中間的句子，藉此彰顯其重要性。這一段在原文第32-35行是以如下方式排列：

產婆，
長老，
Xpiyacoc，
Xumucane，祂們的名。

第32行的「產婆」對應第35行的Xumucane；第33行的「長老」對應第34行的Xpiyacoc。Edmonson認為波波爾烏全書中所有神祇皆是成對出現，便曾為此處Xpiyacoc與Xmucane所對應稱號的錯綜感到困惑：「此處相當古怪，這對時常登場的神祇竟是男神列於前，和基切語慣用的排序全然顛倒；假若這段句組真是正確的，它們的語句順序應該要倒轉回去才對。」(Edmonson 1971, p. 5, n. 35) 辨識出其本質屬於錯綜修辭法，這類疑惑也就真相大白了(亦可參照第80頁：第538-541行提及Xpiyacoc與Xmucane的地方再次出現同樣的排列手法)。

²⁶ Xpiyacoc是為男神，與之成對同為創造神的Xmucane則為女神。關於Xpiyacoc之名的起源仍然謎團重重，Edmonson支持其來自納瓦特爾語的「yex-pa-ococ(an-e)」的說法，並解讀該詞為「三次位在其他兩處地方」，認定其與原文後段稱呼此神「兩次的長老」具一定關聯。Tedlock認為Xpiyacoc本就是從基切語而來的名字，應源於動詞「yekik/yakik」，他身邊的基切馬雅裔研究合作者解釋其意為「被有序地置放；被高舉」，與接受「aj q'ij」祭司治療的對象所發生的疑難雜症有關。也許最有可能的來源就在拉維納爾(Rainal)，當地有一種織物的設計圖樣稱為「piyakok」，其式樣為一隻龜(Akkeren 2000, 207, 261-264)。「Kok」一詞在低地和高地馬雅語中意思皆為「龜」，這個事實為這項謎團提供了一個十分有趣的可能性。在奇琴伊查和馬雅潘(這兩個後古典期的城市很可能和早期的基切人歷史年代相近)，有一位年邁的祖父地神(God N, Pauhtun, Bacab, Mam)身上佩掛龜殼墜飾且支撐著天空(Taube 1992, 92-99; Schele and Mathews 1998, 214-218)。

²⁷

²⁸

²⁹

³⁰

我們如何清晰地看待生活的一切記述。原初的議會之書寫成於遙遠古代，但它的見證者和為之憂心的人隱藏了自身面孔。

這場盛大的表演與其漫長的篇幅，道出所有天與地——它的四個角落與四個邊——的開闢。將量測的準繩在天空與地上對折成半又延展伸長，如是丈量宇宙並分為四份。宇宙的四個角落與四個邊據說即是由此建立，完成這功業的是構築者和塑形者；生命以及所有受造物的母親和父親；賜予呼吸者和賦予心智者；祂們產下永恆之光，產下女人所生的光明之子和男人所生的光明之子並授予心靈；祂們憐憫且理解世間萬有——即是所有存於天空和地表，存於湖泊和海洋的受造物——。